

**Das**

# 自由的权利

**Recht**

[德] 阿克塞尔·霍耐特 ■ 著

**Der**

王 旭 ■ 译

**Freiheit**

译  
丛  
莱  
茵

自由的文化——  
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  
——在今天已经有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形态，  
从而为规范性重构提供了一个历史纪元新的短暂一刻。

Axel Honneth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著

王旭  
译

# 自由的权利

DAS

RECHT

DER

FREIHEIT



译  
新编译计划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的权利 / (德) 霍耐特 (Honneth, A.) 著;  
王旭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4

(莱茵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4387 - 4

I. ①自… II. ①霍… ②王… III. ①自由 - 研究  
IV. ①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9987 号

· 莱茵译丛 ·

### 自由的权利

著 者 / [德] 阿克塞尔·霍耐特 (Axel Honneth)  
译 者 / 王 旭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译著编辑室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电子信箱 / oracode@163.com

责任校对 / 苏向蕊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凤云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 17.5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 379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387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6608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2.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让 我 们



一 起 追 寻

新浪微博

[weibo.com/oracode](http://weibo.com/oracode)

莱  
丛  
园  
Rhein

©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1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献给克丽丝蒂娜·普里斯—霍耐特  
为感谢二十年来的爱情，友谊和争辩

#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前言	4
导论 正义论作为社会分析	9

## 第一篇 对历史的回顾：自由的权利

第一章 消极自由和它的契约构思	34
第二章 反思自由和它的正义构思	48
第三章 社会自由和它的伦理学	70
过渡 民主伦理的思想	104

## 第二篇 自由的可能性和自由的真实性

第一章 法定自由	113
----------	-----

## 自由的权利

一 法定自由存在的根据	116
二 法定自由的界限	129
三 法定自由的病态	138
<b>第二章 道德自由</b>	<b>152</b>
一 道德自由存在的根据	155
二 道德自由的界限	168
三 道德自由的病态	182
<b>第三章 社会自由</b>	<b>194</b>
一 个人关系中的“我们”	205
友谊	208
亲密关系	221
家庭	242
二 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我们	278
市场和道德：一个必要的预先声明	281
消费领域	318
劳动力市场	363
三 民主决策中的“我们”	417
民主的公众性	420
民主的法制国家	503
政治文化——一种前景展望	544
<b>译名对照表</b>	<b>554</b>

# 中文版前言

对每个作者来说，如果他的著作能够通过翻译以另一种语言的形态出版，都是件高兴的事；而且这种语言与作者自己语言的文化相距越远，那种幸福感就越强烈。在这幸福感中甚至还有着一份惊讶，因为作者几乎无法检验自己的文字是否恰当和正确地被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只能是希望在另一种陌生文化中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读者，从现在起以自己的想象去感受作者的幸运。

我不想对我那些陌生的读者隐瞒，《自由的权利》这本书在德国出版不久，就能译成中文出版，除了给我带来高兴外，也使我感到骄傲：一是因为我的那些思考将在一个伟大的文化民族中传播，这个有着令人难忘的五千年历史的民族，今天又正走在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道路上。在这个国家智慧、经济和社会的觉醒时刻，而我却能够希望自己的思想在这个肥沃的土

## 自由的权利

壤中扎根生长，仅仅是这种希望就必然使每个作者都会激动，并陷入紧张的期待中。使我感到高兴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的感觉告诉我，我的这部书确实能在中国当代的现代化进程中为政治和道德的自我启蒙作一些贡献；我试图在民主道德条件的重构中展示出，只有在法律、道德、私人关系、市场和民主决策领域中，作为各个领域基础的自由都得到足够的保障，才可能在这些领域里真正实现有着现代特征的机制性要求。面对这样一种活生生的民主画面，也许——至少如我希望的那样——能够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还没有得以实现、还没有得以满足的机制性要求有一种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显然给予市场经济太多的自由空间，造成对其他领域自由的威胁；而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偶尔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对法定自由、道德自由和私人自由的限制。

自然应当特别谨慎地从“外部”对这些问题作出诊断，并且也只能限制在最初的猜测上；在我的那本书中，我正是想证明，要想在现代各自由领域间建立机制性的平衡关系有多么艰难，并且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这种复杂关系随时都会失去平衡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也把这些看成是一种标准，以它来衡量我们曾经有过的自由和解放的努力，从而清晰地看到我们自己，究竟站立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哪个点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一些考虑也许也能在中国产生效应，促使人们去思考这么一个实践政治的问题——在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哪些形式的自由还没有充分得以实现。无论如何，我的书能够在一个国家传

## 中文版前言

播，而这个国家眼前正进行着一种让世界惊讶和钦佩的经济自由化和民主更新的过程，这给了我许多希望。

我能够有今天的热切期望，我的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我要非常感谢我的这本书的翻译王旭（Xu Wang—Hehenberger）。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我，要把我的那些语法结构极其复杂的句子，翻译成另外一门语言有多么艰难，她能够以显然的专业知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我的研究翻译成中文，我只能对她表示最大的敬佩；另外，我还要感谢她，经常向我通报她工作的进程，使我能够参与她这一艰难的工作。

在我没有再一次说出我的希望之前，我还不想结束这篇为我的中国读者写的前言：那就是我希望我的这本书在中国有着与在我的家乡德国一样的效用——为一种学习程序作出我的贡献，在这种程序中，我们都能够以一种公开的话语对那些我们当代现代化进程中还没有实现的机制性自由许诺进行沟通。

阿克塞尔·霍耐特

2013年2月

# 前 言

为了撰写眼前的这本书，我花了近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的写作过程中，我每天都感觉到，应当还有更多的论证和实验性的例证来充实我已经写下的内容。这种尽管做了一切努力但还是不够完美的感觉，直到今天还在折磨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种自我感觉上的不足，也许与我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写作计划有着过分的要求有关。我想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为榜样，把社会正义原则直接发展成为社会分析模式；正如在若干年前我对他的著作所作的一些阐明一样，<sup>①</sup> 只有在把我们社会的基本领域看做是一定价值的机制体现，这种价值有着期望实现的内在要求，并且能够证明自己有益于各个特殊的正义原则的情况下，才算是成功

---

<sup>①</sup> Axel Honneth, *Leiden an Unbestimmtheit. Eine Reaktualisierung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2001.

## 前　言

地运用了社会分析模式。这样一种过程，当然要求我们首先搞清那些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应当表现的价值。

这篇导论——这里又一次地跟随着黑格尔——试图阐明，那些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中所体现的价值，都融合在一个点上，并且是在我们所熟悉的多样性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的那个点上。因此，我们社会每个基本领域所体现的机制，也就是我的研究的首要出发点，是我们个人自由经验的一种特定观点。任何一种关于正义的现代思想，又总是会分裂出多种分支，有多少不同的社会观察角度，就会有多少种分支，就如我们当代社会中一种有着法律效应的自由承诺有着多种多样的机制化领域一样；而且在每个分支的行为体系中，彼此间对于“正义”的行为，又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因此要实现自由的承诺，就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前提以及各方的相互谅解。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现在需要的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也是最为普遍的分析步骤，我把它称为“规范性重构”，以这种方法来对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进行分类检验，看一下那些已经机制化了对自由的理解，现在有多少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

在我研究的这个点上，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在我开始试图建立一种规范性重构的地方，就已经出现了前面提及过的，因为那种无法摆脱的不完美感觉而带来的困难。而我却在事先对这么个事实估计不足，也就是黑格尔几乎完全站在已经分化了的现代社会形成的起点上，这使得他不必去顾及那些作为各个领域基础的合法性原则的未来结局，而只需求助较少几门单一的科学。与黑格尔相反，我却陷进了一种为实现这些原则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并且自然也不是直线发展的

冲突中去了。为了达到我们当代所处的那个点，只有从这个点出发，我才有可能对我们具体领域中所存在的对自由的危害以及病态作出判断，现在我就不得不先要规范性地重新建构这些原则。与一门严谨的历史学科不同的是，这种方法更侧重于社会学一类型的研究，能够有一个较大的回旋余地来利用历史资料；但我同时也面临着一个任务，必须从各种不同知识领域所提供的众多的调查结果和证明中，找出能够为我主张的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提供理论根据的材料，以便那些不太有规范化意识的读者，也能认定我的主张和结论的合理性。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要做的，这是我现在在回顾时必须要说的，比如对所有发展进程的估测，都还必须表述出民族的特殊道路的相异性，并且对当代社会所作的诊断也还肯定需要进一步深化。尽管这样，我还是希望在对各种不同自由领域分析的数据中，能够得出我研究的结论：共同回顾在现代规范化土地上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就会从中看到，那些在社会诉讼的历史进程中获得的机制性的自由承诺，还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才会使我们今天对于社会正义的未来要求，能够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如果没有一些人的热心帮助，没有一些机构的慷慨资助，我是写不出眼前的这本书的。德国的大学，是一首众所周知的哀歌，为研究工作只提供很少的时间，我只能在正常的学期运转中靠那个偶尔没有课的学期，来做些自己的研究工作。最初是用了一个学期为研究而提供的公休假，这使得我能够在社会研究院由大众汽车基金会慷慨资助的，以

## 前 言

“二十一世纪的承认结构性变化”为主题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中进行工作；接着，又很得益于作为访问学者在索邦大学的巴黎第一大学和在巴黎高师各一个月的时间，感谢那段时间里既友好但又保持距离的氛围，使我有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我的思路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现在当我的研究结束时，我要感谢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规范性秩序形成”精英班又给了我一个学期的休假，对我很有帮助。比这类假期对我的研究可能更有帮助的是一些研讨会。那些由我的同事和学生组织安排的一些讨论会，给我以机会将我的一部分研究工作用几天的时间进行集中讨论；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有成果的一些研讨会是：由克里斯托夫·蒙克（Christoph Menke）和尤利亚娜·雷苯蒂斯（Juliane Rebentisch）组织的波茨坦大学哲学研究院的讲座，以及汉诺威哲学研究院在戈斯拉尔（Goslar）举行的大专班；马堡大学哲学院在我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Wolff）讲座结束时，所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我也很有帮助。所有参与帮助我客居或研讨会的准备和执行工作的人，我都有义务向他们表示极大的感谢。更要感谢的当然是我的那些同事，他们以不同的批评性意见、参考文献和理论上的建议，给予我帮助。在这些人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歌德大学哲学院的助理教授提图斯·斯塔尔（Titus Stahl），他以他分析性的智慧和固执，有两年之多的时间将我置于一种特别有益于增进知识的压力之下；可惜我没有能够最终将他提出的建议，全都考虑进去。另外，下面一些人也在不同的时间里对我有过特别重要的帮助，他们是：马丁·多纳斯（Martin Dornes）、安德里阿斯·埃克尔

## 自由的权利

(Andreas Eckl)、莉莎·赫尔措克 (Lisa Herzog)、拉赫尔·亚基 (Rahel Jaeggi)、克里斯托夫·蒙克 (Christoph Menke)、费雷特·诺伊赫舍 (Fred Neuhauser)，以及参与许多关于参考文献的谈话的：芭芭拉·德特曼 (Barbara Determann) 和戈特费利德·柯斯勒 (Gottfried Kößler)。在写作的工作中，我特别幸运的是：费琅克·科勒 (Frauke Köhler) 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声不响地既解读了我的手稿的字母，又保留了各个部分的全貌，并把这些以正确的形式表述出来。斯特凡·阿尔特迈尔 (Stephan Altemeier) 在文献寻找工作上也给予我很多帮助，并且和诺拉·泽韦丁 (Nora Sieverding) 一起列出了主题索引表——我要为这愉快的合作而谢谢他们三人。我要感谢爱娃·吉尔姆尔 (Eva Gilmer)，感谢多年来与她一起所进行的那些工作强度很大但又幸运的合作，她使我找到了一个编辑——这样的编辑似乎只存在于老年作者的自传或通讯中——她把我的书稿一行一行地看下来，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并在合适的时间段上催促我完成交稿。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她深深地沉浸在我的手稿中，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和我讨论书稿，我怎么感谢她也不为过——这本书是献给她的。

阿克塞尔·霍耐特

2011 年 4 月